

西藏研究論文集

二北
印

༄༅། །པོད་ལྗོངས་ཞིབ་དཔྱད་རྩོམ་ཡིག་བསྐུས་དེབ།།



第四輯

中 華 民 國 八 十 二 年 四 月
西 藏 研 究 委 員 會 出 版

西藏研究論文集

第四輯

中華民國八十二年

目 錄

1.從漢、藏語的比較看漢語上古音流音韻尾的擬測·····	龔煌城·····	1
2.墀松德贊父子時期吐蕃政情之分析·····	林冠群·····	19
3.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中英西藏交涉與川藏邊情 (1914-1919) ·····	馮明珠·····	59
4.雍正朝西藏事務宮中檔滿漢奏摺彙編·····	胡進杉·····	99
5.漢藏佛教因明的傳譯研究·····	林崇安·····	131
6.西藏佛學中的真理觀（二諦論）·····	林崇安·····	139
7.西藏密宗的心氣論·····	林崇安·····	143
8.漢、藏譯文對照「六十頌如理論」·····	陳又新·····	147
9.世界各國對藏學研究概況·····	林恩顯·····	167
10.一九八〇年代中共藏學研究調查·····	呂秋文·····	201
11.臺灣的藏學研究概況·····	蕭金松·····	253
12.西藏與美國的關係·····	廖淑馨·····	261

出版者：西藏研究委員會

地址：臺北市文山區11623指南路二段五十四號

國立政治大學井塘樓一樓101室

印刷者：勝昱打字排版印刷有限公司

地址：臺北市古亭區10719三元街一七〇號之一

電話：(02)3078179，3051989

從漢、藏語的比較看漢語上古音流 音韻尾的擬測

龔煌城

一、引 言

漢藏語的比較研究，其目的在於透過漢藏語系各語言的比較來擬測其共同母語（即原始漢藏語），藉以闡明各語言分歧發展的歷史，在本質上是屬於語言史的研究，因此，在作比較研究時，原則上應該利用各語言最古的語言資料。然而由於這一語系語言中保存最早文字資料的漢語，並非拼音文字，並不直接顯示古代的語音，因此漢藏語的比較研究乃不得不從漢語古音的擬測著手。

漢語古音的研究，先是從中古音的研究開始，然後再由中古音上溯上古音。漢語上古音韻母的研究，經過清朝學者古韻分部的研究而奠定了良好的基礎。高本漢（Bernhard Karlgren）的研究，主要在於根據他自己所擬測的中古音，倒推上古各韻部韻母的音值。

上古各韻部主要元音及輔音韻尾的擬測，係以其變入中古音的情形為依據，考慮語音演變的可能情形作推斷的。漢語中古音共有六種輔音韻尾，即入聲韻尾-p、-t、-k及陽聲韻尾-m、-n、-ng，根據中古音以推測上古音，很自然的便認定中古這六種輔音韻尾乃繼承上古音而來，因此，在擬測上古音輔音韻尾時，便依照中古音推上去。

上古漢語的韻部脂、微、歌三部，從其變入中古音的情形來看，應該是以元音收尾的（一般稱為陰聲韻）然而屬於這三部的字，卻與收-n尾的真、文、元三部字有極密切的關係。這種現象不但見於韻文通協、文字聲類、文字重文、經傳異文、傳注讀若，也見於語言的變遷，其情形大致如下：

1. 韻文通協

陰聲韻

2. 文字聲類

輝xjwei (許歸切)

3. 文字重文

蝻或作蜉

4.經傳異文

運或作違

韓或作何

何 _h â (胡歌切)	韓 _h ân (胡安切)
獻或作儀	
儀 _{ng} jiɛ (魚羈切)	獻 _x ɿvn° (許建切)
嘽或作疹	
疹 _t â° (丁佐切)	嘽 _t hân (他干切)
_h thân (他干切)	
_h thâ (託何切)	

5. 傳注讀若

匪讀若分

匪 _p ɿwɛɪ (府尾切)	分 _p ɿuən (府文切)
---------------------------	---------------------------

昕讀若希

希 _x jɛi (香衣切)	昕 _x ɿən (許斤切)
--------------------------	--------------------------

和讀爲桓

和 _h uâ (戶戈切)	桓 _h uân (胡官切)
-------------------------	--------------------------

援讀若搗

搗 _x jwiɛ (許爲切)	援 _x ɿwvn° (虛願切)
---------------------------	----------------------------

獻讀若犧

犧 _x jiɛ (許羈切)	獻 _x ɿvn° (許建切)
--------------------------	---------------------------

獻讀爲儀

儀 _{ng} jiɛ (魚羈切)	獻 _x ɿvn° (許建切)
---------------------------	---------------------------

6. 語言變遷

飛之與奮

飛 _p ɿwɛɪ (甫微切)	奮 _p ɿuən° (方問切)
---------------------------	----------------------------

言之與我

我 _{ng} â (五可切)	言 _{ng} ɿvn (語軒切)
-------------------------	---------------------------

呈現漢語上古音面貌的這類現象，清朝的學者孔廣森首先注意到，他並由此而創「陰陽對轉」之說，其後章炳麟著「文始」又稍加疏證。但最有系統的疏證要算楊樹達（1934）的「古音對轉疏證」。上面的例子即取自該文，其中廣韻的反切及高本漢的中古音係由筆者所添加。

但呈現於文字上的這類現象，究竟代表甚麼意義，從語言的觀點應如何解釋，便牽涉到上古音的擬測了。

對這一問題首先提出解釋的是德國的西門華德（Simon, 1928），他在「上古漢

語韻尾輔音的擬測」一文中，曾根據高本漢（Karlgren, 1923）在「漢語分析字典」所提的

番₁ b₁ ʷn, 𪛗₁ ph₁ ʷn 與 播₁ puâ^ʷ, 𪛗₂ buâ₂ puâ₂, 鄱₂ buâ₂
及 難₂ nân^ʷ 與 儼₂ nâ₂

的諧聲關係，及𪛗的一字兩讀

𪛗₁ dân、₂ dâ

認為開音節的 puâ、buâ、nâ及 dâ，分別來自更早的 puâḏ、buâḏ、nâḏ及dâḏ。他認為原來有舌尖濁擦音（ḏ）韻尾，但後來消失了，未曾留下任何痕跡。

高本漢（Karlgren, 1929:182）反對此說，他說若依照西門的說法，則這將是一種牽涉到整個語言體系的現象，高氏認為這只是代表「方言的語音特性」而已。他認為在上古漢語方言中曾發生 -an>-aⁿ>-a 的語音變化，導致 -n 尾的消失。

林語堂（1933b）在「陳宋淮楚歌寒對轉考」一文中所提出的解釋（即-an>-ǎ>-a 或 o 的方音變化）與高本漢（1929）的說法沒有甚麼不同，但他進一步指出「此音轉之中心區域在古陳、宋、淮、楚之間，換言之，即在汝潁流域及江淮之間」，林氏強調我們對於古代音轉，必須尋出其轉變的區域及時代，這是相當進步的觀念。

一九三四年，高本漢在「漢語詞族」（Word Families in Chinese）一文中重新探討這一問題，他把押韻、諧聲及假借中 -n 尾音和元音韻尾轉換的例子，拿來作了一次總檢討後，決定放棄他原先（一九二九年）「方言鼻音化」（dialectal nasalization）的主張，他的理由如下：

1. 「旂」 gjei 以「斤」 kĭən 為聲符，在詩（庭燎）和左傳（僖五年）裡與「晨」 žiĕn 押韻，在這一事例中，我們不得不說「旂」 gjei 原來收 -n 音（作 *gĭən），故能以「斤」為聲符，而與「晨」（上古音 *ḏĭən）押韻，可是在方言裡，它的演變卻是 gĭən>gĭəⁿ>gjei。換句話說，「鼻音化」的現象，在詩經的語言，「諧聲」的語言中都未發生，而只發生在方言中，並由此滲透進切韻的語言裡，但在另一方面，「泚」 tshi 和「瀾」 mjie 在詩（新台）裡和「鮮」 sĭän 押韻，在這裡我們卻不得不假設，「鮮」 sĭän 在某種上古方言中，已經「鼻音化」，發生 sĭän>sĭäⁿ>sĭai 的音變了，但這種鼻音化，在往後的時期並未留下任何痕跡，在切韻的語言裡也沒反映出來。高氏認為爲了解釋詩經的押韻與切韻的收音，竟然需要兩

種互異的鼻音化學說，令人相當困擾。

2.爲了解釋詩經的押韻，必須假定 $j_{\text{an}} > j_{\text{a}}^n > j_{\text{ei}}$ 和 $\hat{a}n > \hat{a}^n > \hat{a}$ 的全部演變過程在方言上已經發生，但在另一種方言中都並未發生，例如：在某種方言中「旂」 g_{jei} 仍具有 $-n$ 尾（讀爲 $*g_{\text{jən}}$ ），所以在詩采菽中能與「芹」 $g_{\text{jən}}$ 押韻，但是在另一種方言中，原來與它同音的「頤」字都已經變成 g_{jei} 了，因而在詩碩人中能與「衣」 $\cdot j_{\text{ei}}$ 、「妻」 $tshiei$ 押韻，同樣的，「西」在桑柔詩的方言裡讀 $*si_{\text{en}}$ 音，可是在六月詩的方言裡卻讀 $siei$ 音。高氏認爲這種情形「極不像是真的」（*extremely unlikely*）。

3.最壞的是，我們很難設想一種方言鼻音化的性質可以解釋 $-i$ ： $-n$ 的接觸：「鮮」 $s_{\text{jān}}$ 與「泚」 $tshi$ 押韻可以解釋爲 $s_{\text{jā}}^n > s_{\text{jai}}$ ，但「山」 s_{an} 和「歸」 $kj_{\text{weï}}$ 押韻，「冠」 $ku_{\text{ân}}$ 和「衣」 $\cdot j_{\text{ei}}$ 押韻，便無法妥切的假定是 $s_{\text{an}} > *sai$ ， $ku_{\text{ân}} > *ku_{\text{ai}}$ 的方言變化，因爲即使大膽假設這樣的音變的確發生，也仍將導致不可能的結果，因爲如果「冠」 $ku_{\text{ân}}$ 變成方言的 $*ku_{\text{ai}}$ ，而與「歸」 $kj_{\text{weï}}$ 押韻，那麼「儼」 $*n_{\text{ân}}$ 也應該變成 $*n_{\text{ai}}$ 才對，如何還能變成 $*n_{\text{a}}$ 而與「左」 ts_{a} 押韻呢？由此可見「鼻音化」的說法是完全「明顯地不可能」（*plainly impossible*）的。（以上參看karlgren 1934原文 pp. 25-26，中譯本 pp. 39-40）

高本漢放棄了他先前的「鼻音化」的主張後提出了一個新的看法，他認爲漢語上古脂、微、歌三部原來有某種舌尖韻尾，後來消失了，而這消失的舌尖音韻尾與藏文比較的結果，知其爲 $-r$ 、 $-l$ 和 $-s$ ，他認爲與漢語同源的西藏語具有 $-r$ 、 $-l$ 、 $-s$ 收尾的音節，爲漢語中古音所無，他舉了若干漢藏語同源詞後，斷定漢語脂、微、歌部與藏語 $-r$ 、 $-l$ 、 $-s$ 的音節對應，但他又說這三部雖然曾以 $-r$ 、 $-l$ 、 $-s$ 收音，但到了詩經時代已合而爲一了，並不是仍然一部分收 $-r$ ，另一部分收 $-l$ ，其他部分收 $-s$ ，因爲在同部內各字可以自由押韻，所以不可能再細分爲小類。高氏在三種韻尾中最後選擇了 $-r$ 韻尾，因爲他考慮到 $-s > -r$ 的變化比較常見，所以假定原來的三種不同的韻尾，在詩經時代已合併成一個 $-r$ 韻尾。

高本漢的 $-r$ 韻尾並沒有受到普遍的接受，王力（1957）指、微、歌三部分別擬測爲 $-ei$ 、 $-ai$ 、 $-a$ ，完全不理會 $-r$ 音的問題，董同龢先生（1967:55）也懷疑高氏的 $-r$ 尾說，他所擬測的上古音，歌部字是開音節，不收任何輔音韻尾，脂部與微部陰聲字幾乎全收 $-d$ ，只有少數變入中古支韻與戈韻的字才收 $-r$ 尾，至於收 $-d$ 或收 $-r$ ，則視中古音是否有 i 尾爲依據。在他看來，「旂」「輝」等字即以 $-d$ 的關係與 $-n$

尾字「對轉」。李方桂先生（1971）擬測的上古音，歌部字幾乎全部收 -r 音（只有一個「罷」字收 -d，另外少數一字兩讀的字兼收 -r 及 -d），脂部字無一收 -r 音，微部字處理方式與董同龢先生相同。只有藤堂明保（1957）在脂、微、歌三部全部擬測了 -r 尾。

二、從漢、藏語的比較看漢語上古音的流音韻尾

1. 流音韻尾 -r 與 -l 的擬測

高本漢在「漢語詞族」一文中所引用的漢、藏同源詞共有七例，如下：

藏語	漢語
(1) g-nyis	二 ní
(2) lus	體 thiei
(3) 'bras	米 miei
(4) 'phur	飛 pjwěi
(5) 'khor	歸 kjwěi
(6) ser	指 tsi
(7) tshil	脂 tsi

從現在我們所知的漢、藏元音對應關係來看，(2)、(3)、(6)並不合規律。漢語「體」、「米」、「指」三字屬上古脂部字，對應的是藏文的 i 元音，可是藏文 lus、'bras、ser 元音是 u、a、e，絲毫看不出規律存在，很難認為是與漢語有同源關係。至於(7)的 tshil，雖然元音對應符合規律，但是漢語「脂」字聲母是照三，依我們現在的上古音知識，聲母應該是 *tj-，與藏文的 tsh 並不對應，剩下的只有(1)g-nyis 對二 ní、(4)'phur 對飛 pjwěi、(5)'khor 對歸 kjwěi 是合乎規律的，可以認作真正可靠的漢藏同源詞。

藏文的 -s 韻尾近年來一般都認為與漢語去聲字對應，如果目前暫時不考慮去聲的問題，則高氏所舉的可靠的二例，顯示漢語微部字（飛、歸）在藏文中收 -r 韻尾，可是另外有不少可靠的漢藏同源詞顯示，漢語的脂、微、歌三部也對應藏文 -l 尾字。其例如下（以下漢語上古音擬音根據李方桂先生（1971）擬音，但在括號內提出筆者的修正）：

脂部字

1. 漢：洒 *sid (*sil) > *siei 洗，wash

藏：འསུལ་ bsil 洗濯，沐浴，wash

2. 漢：底 *tid (*til) > ˊtiei bottom

藏：མཐོལ་ mthil 底，bottom

微部字

3. 漢：輝輝 *xwjad (*xwjel) > ˊxjweɪ bright

藏：ཁྲོལ་ khrol bright, shining, 光亮，發光

4. 漢：洗 *siəd (*siəl) > ˊsiei wash

藏：སེལ་ sel 清除，消滅，克服，to cleanse, to clear

歌部字

5. 漢：河 *gar (*gal) > ˊr â river, esp. the Yellow River

藏：རྒལ་ rgal 渡過，to ford (a river)，渡（河）

6. 漢：荷 *gar (*gal) > ˊr â 負荷也，carry

藏：སྒལ་ sgal load of a beast of burden, 馱畜之負荷物

ཁལ་ khal 馱子，畜力載運的貨物，burden, load

7. 漢：離 *ljar (*rjal) > ˊljě leave, depart from

披 *phjar (*phjal) > ˊphjě 分也，散也，divide (GSR25, j)

藏：འབྲལ་ 'bral 分離，分散 to be separated, parted from

འཕྲལ་ 'phral 分離，to separate, to part

8. 漢：垂 *djuar (*djual) > ˊzjwě hang down

藏：འཇུབ་ 'jol < *djol 曳垂，to hang down

9. 漢：疲 *bjiar (*bjial) > ˊbjě 勞也，乏也，weary, exhausted (GSR25, d)

罷 *bjiar (*bjial) > ˊbjě 倦也，wear out, exhaust

藏：ཁ་བརྒྱལ་ 'o-brgyal 辛苦，疲倦，fatigue, weariness

བརྒྱལ་ brgyal, 昏倒，悶絕，to faint

10. 漢：加 *krar (*kral) > ˊka 增加，add, apply, attain (GSR15, a)

藏：ཁྲལ་ khral 稅，職務，處罪，punishment, tax, tribute, duty

從上面1至10的例子看來，上古脂、微、歌三部字應該也有不少字是收-l音的，其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河」與「荷」在漢字都以「可」為聲符，而其在藏文的同源詞rgal與sgal都是-al韻母，「披」與「疲」都從「皮」聲，在藏文'bral、'phral與brgyal韻母都是-al，這種對應絕不是偶然的。

2. 流音韻尾與「陰陽對轉」

上文提到高本漢放棄了「方言鼻化說」而改用「-r尾說」，那麼依高本漢新的說法，他是如何看待「陰陽對轉」的現象呢？明顯的，他是認為-r與-n或-l與-n都可以滿足押韻與諧聲的要求。他說「從押韻、諧聲和假借的觀點上看來，-r和-l是同等的可能，像「旂」gjar：「芹」gjan的押韻，「旂」gjar：「斤」kjan的諧聲和「匪」piwer假借爲「分」piwən是可以通的；他們並不很相宜，所以只是例外發生，實在是不很正常的押韻，不很確切的諧聲和假借，可是他們還是時常的發生，-l的音也和-r同等的相宜也同等的不相宜：gjæl：gjan，piwæl：piwən」。（Karlgren 1934原文p.30，中譯本p.50）

高氏提出了-r與-n、-l與-n的押韻、諧聲與假借關係後，對於「語言變遷」或「同源語詞」的-l~-n轉換似乎還不放心，於是他又解釋說「雖然這些押韻、諧聲和假借是例外的，可是爲數眾多很足以顯示，當上古時中國人對於-n音和-r音的語詞間密切的親族關係具有一種很強的感覺。這種不僅是由於發音上的類似（如同·jar：kwân這一類的押韻，在發音上必定認爲是很不妥當的），也是，而且最重要的，因爲他們有了許多-n：-r 音的雙偶語詞，他們所知道而且覺得是親屬的，同一語根的兩種型態。（Karlgren 1934，原文p.35，中譯本pp.59-60）然後高氏舉了「衣、隱」「幾、近」「饑、饉」「飛、奮」等同源詞以證明-r：-n之間的轉換關係，最後還舉了藏文中-r~-n、-l~-n以及-r~-l的轉換來支持其論點。

但是儘管高氏費盡力氣，爲他的說法找根據，一種更合理更自然的解釋，從漢藏語的比較研究中顯現出來，那就是：在古代中國相當大的地區，發生了-l>-n>及-r>-n的語音變化，依照本文的看法，「分」在原始漢語本來讀*pjæl（參看下文例 14 漢藏比較）與「匪」*pjæl 聲母與韻母都相同，故有「匪」讀若「分」，「匪」假借爲「分」的情形發生，至於「分」字由*pjæl 變成pjən倒是後來的演變，翁*phjar 與飛*phjer 原來是同一語詞，前者發生 *phjar>phjen 的語音變化（參看下文例 44），終於造成「同源異形詞」（doublet）。詩小雅庭燎：輝、旂、晨押韻，顯然是因爲輝、旂發生了 xwjæl > xwjən、gjæl > gjən 的變化，才能與晨*djen押韻（輝字收 -l 參看上文例子 3）。以下分別就原始漢藏語-l 與-r 的分佈舉出漢藏同源詞。

3. 藏語-l 與漢語-n 的對應

原始漢藏語的-l 韻尾，在上古漢語廣大的地區發生了-l > -n 的語音變化，分

別歸入眞、文、元三部，其餘沒有發生此音變的則保存在脂、微、歌三部，造成脂眞、微文、歌元的對轉，從漢藏同源詞的比較研究，可以確認原來收-l 的-n 尾字如下：

11. 漢：銀 *ngjiən > ˌngjĕn silver (GSR416, k)

藏：དངུལ་ dngul 銀，錢，silver, money

緬：ငွေ ngwe < nguy silver

12. 漢：頤 *kən > ˈkĕn 頤後，比較：閩南語「頤頭」，頸也

藏：རྒྱུ་ 'gul neck, 頸

མྱུ་ mgul 喉、頸的敬語，neck, throat

མྱུར་ mgur 喉、頸項的敬語，throat, neck

13. 漢：根 *kən > ˌkĕn root (GSR416, b)

藏：ཁུལ་ khul-ma the bottom, or the side of a thing

14. 漢：分 *pjən > ˌpjuən 施也，與也，divide, distribute (GSR471, a)

*bjən > ˌbjuən 分劑，part, share

藏：ཕུལ་ 'phul 供獻，to give

ཕུལ་ 'bul 獻，呈進，奉上，送出的敬語，to give

15. 漢：貧 *bjĕn > ˌbjĕn 乏也，少也，poor (GSR471, v)

藏：དབུ་ dbul 貧窮，匱乏，缺少，poor, poverty, want

16. 漢：閩 *mjiən > ˌmjĕn 蛇種也

藏：སྒྲུ་ sbrul < *smrul 蛇，serpent, snake

緬：ငှက် mrwe < *mruy snake

17. 漢：干 *kan > ˌkĕn 犯也，觸也，knock against, violate (GSR139, a)

扞捍 *gan > ˌrân 抵捍，to ward off (GSR139, q, i')

藏：རྒྱལ་ 'gal 違反，抵觸，to be in opposition or contradiction to, to violate

18. 漢：軒 *xan > ˌxĕn 臥氣激聲

藏：ཁལ་ hal 喘氣，呼吸急促，tp pant, to snort (自鼻噴氣作聲)

比較：gnyid rmugs kyis hal ba 夢魘

19. 漢：肝 *kan > ˌkĕn liver (GSR139, l)

藏：མཁལ་ mkhal kidney, reins, 腎

20. 漢：炭 *than > thān° 說文，燒木未灰也，coal, lime (GSR151, a)

藏：ཐལ་ thal 塵埃，灰，dust, ashes

21. 漢：塵 *drjen (*rdjen) > .d̥jēn dust (GSR374, a)

藏：རུ་ rdul 塵，細末，dust

22. 漢：展 *trjan (*rtjan) > *tjān 舒也，轉也，roll over,

unfold (GSR201, a)

藏：ར་ rdal 鋪開，擺開，to spread, to extend

23. 漢：鈍 *dən > duən° 不利也，頑也，dull (GSR427, i)

藏：རུ་ rtul 智力遲鈍，blunt, dull

24. 漢：順 *djən > d̥zjuēn° obey, submissive (GSR462, c)

馴 *sdjen > .z̥juēn docile (GSR462, f)

純 *djən > .z̥juēn pure (GSR427, n)

醇 *djən > .z̥juēn pure (GSR464, f)

藏：འདྲ་ dul 溫順，馴服，soft, tame, gentle, mild (dul-ba)

馴的，純的，(dul-ma)

25. 漢：訓 *xwjen > x̥juən° instruct, explain, obey,

follow (GSR422, d)

藏：སུ་ skul 促使，激發，調動 (skul-ba)

鼓勵，勸勉 (skul-ma)

to exhort admonish

26. 漢：郡 *gwjen > giwən° district (GSR459, g)

藏：ཁུ་ khul 區域，地段，地區，district, province, domain

27. 漢：餐 *tshan > .tshān eat, food, meal (GSR154, c)

藏：ཇ་ 'tshal 吃，to eat ('tshal-ba),

食物 breakfast ('tshal-ma)

28. 漢：援 *gwjan (*gwrjan) > j̥jwän° 救助也，pull, raise,

succour (救助, GSR255, e)

藏：གྲོ་ grol 散開，鬆開，解脫，deliverance

རྒྱ་ 'grol 放鬆，解開，釋放，to become free,

to be liberated, released from

འགྲོ་ sgrol 救度，拯救，放脫，to rescue, deliver, save

29. 漢：產 srian > ʕsǎn breed, bear, produce (GSR194, a)

藏：སྒྲོ་ srel to bring up, to rear, to nurse up, to train

4. 藏語-r 與漢語-n 的對應

原始漢藏語的-r 韻尾，也曾在上古漢語廣大的地區發生-r > -n 的語音變化，分別歸入眞、文、元、三部，其餘沒發生變化的則仍留在脂、微、歌三部，呈現為古代文獻上脂眞、微文、歌元對轉的現象，漢藏語的比較研究顯示下列字原來以-r 韻尾收音。

30. 漢：痺 *tar > ʔtâ 勞也，又怒也，disease, suffering, (GSR147, 1)

*tar > tâ 勞也

*tan > ʔtân 火痺，小兒病也

*dan > ʔdân 風在手足病

疹 *tar > tâ 病也

*than > ʔthân 力極

*thar > ʔthâ 馬病

殫 *tan > ʔtân 盡也，exhaust (GSR147, g)

憚 *dan > ʔdân to fear, dislike

*tar > tâ toiled, exhausted (GSR147, o)

藏：ལྷོ་ ldar 困倦，疲乏，to be weary, tired, faint, languid

31. 漢：鮮 *sjan > ʕsǎn 鮮潔也，fresh fish, fresh meat (GSR209, a)

藏：གསར་ gsar 新，new, fresh

比較：lug-sa gsar-ba 新鮮的羊肉

32. 漢：粲燦 *tshan > tshân 鮮好兒，明淨兒，bright, splendid (GSR154, b)

藏：མཚོ་ mtshar 美麗，鮮明，fair, fine, beautiful, bright, shining

33. 漢：顫 *tjan > tsǎn 四肢寒動

藏：རྩྭ་ 'dar 打顫，戰抖，to tremble, shudder, shiver, quake

ཐྲོ་ sdar 畏葸，怯懦，trembling, timid

比較：grang bas 'dar-ba 寒噤

34. 漢：難 *nan> .nân; nân° 艱也，患也，difficulty, calamity (GSR152, d)

藏：མཎར་ mnar 迫害，逼迫，惱損，to suffer, to be tormented

35. 漢：纏 *drjan (rdjan) > .dġän; dġän° 繞也，纏繞物也，bind, wind (GSR204, c)

藏：རྩ་ star 網，結牢，to tie fast, to fasten to

36. 漢：竿 *kan> .kân bamboo pole, rod (GSR139, k)

藏：ཀ་མ་ 'khar 杖，棍，staff

མཀ་ mkhar 棍，手杖，staff, stick

37. 漢：緩 *guan> °r uân 舒也，slow, delay (GSR255, l)

紲 *guan> .r uân 緩也

藏：རྒྱ་ gor 耽延，遲滯，to tarry, linger

38. 漢：圓 *gwjan (*gwrjan) > .jġwän round (GSR227, c)

藏：ག་ *gor< *gror 圓形，球形，round, circular

སྒྲ་མོ་ sgor-mo 圓形，round, a circle, a disk, a globe

39. 漢：板版 *pran> °pwan a plank, board (GSR262, j, k)

藏：པ་མ་ 'phar< *phrar 平板，扁平木板，board

40. 漢：半 *pan> puân° 物中分也，half (GSR181, a)

藏：བ་ bar 中間，間隙，intermediate space

དབ་ dbar 空隙，中間，二者之間

41. 漢：算 *suan> °suân 物之數也，to count, counting tally (GSR174, a)

筭 *suan> suân° 計也，數也，counting tally (GSR173, a)

藏：སྒྲ་ gsor to count, to measure

42. 漢：獻 *xjan (*sngjan) > xġän° to offer, wise man, 賢 (GSR252, e)

藏：སྒྲ་ sngar 聰明，敏悟 (sngar-ma), intelligent,

quick of apprehension

43. 漢：粉 *pjæn> °pġuæn flour (GSR471, d)

塸 *bjæn> °bġuæn, bġuæn° 說文曰塵也

藏：དབ་ dbur 研粉，磨細，to smooth

44. 漢：翁 *phjæn> .phġuæn 翻翁，飛兒

翁翮 *pjæn> pġuæn to fly, soar (GSR471, e, f)

奮 *pjən> pjuən° 鳥張毛羽奮奮也，spread the wings，
fly up (GSR473, a)

藏：ཕུར་ 'phur 飛行，翱翔，to fly

45. 漢：焚燒 *bjən> buən 焚燒，to burn (GSR474, a)

藏：འབར་ 'bar 燒，燃，to burn, to blaze

སྒྲུབ་ sbar 點火，燃火，to light, kindle

46. 漢：霰 *sian> sien° sleet (GSR156, d)

霽 *siar> sie 小雨

*sian> sien° 同霰

藏：སེར་ ser 雹，冰雹，hail

47. 漢：銑 *sien> sien 說文曰：金之澤者，

bright and well-polished metal (GSR478, h)

藏：གསེར་ gser gold, 金

三、相關問題的檢討

從上文所舉的藏語與漢語的對應關係，可以看出藏語的-r與-l不但對應上古漢語脂、微、歌三部字，也對應真、文、元三部字，這種雙重的對應關係，在基本上可能允許兩種不同的解釋。我們可以據此認為原始漢藏語原來有兩種不同的-r與-l，所以後來在上古漢語才有不同的演變，依此我們可以主張：有一種-r與-l完全消失，另一種-r與-l後來變成-n。Coblin (1986: 29, 31) 即採取這種看法。本文考慮漢語上古文獻中陰陽對轉的現象及中古韻書（如廣韻）許多一字兩讀（或多讀）的現象，認為這是反映方言分歧發展的情形。原始漢藏語仍然只有一種-r與一種-l，只是因為在廣大的漢語地區不同的方言裡有不同的發展，才造成古代文獻上所出現的脂、微、歌三部字與真、文、元三部字通轉的現象。高本漢反對「方言鼻化說」所舉的三個理由，對本文所提出的解釋，不但不妨礙，反而有補強的作用，高氏所提的理由依本文的觀點可以解釋如下：第一點只要認為在上古漢語方言中，有些方言發生-r>-n 與-l>-n 的變化，有些地區並未發生此種變化，或甚至根據王士元先生（1969）「辭彙擴散」（lexical diffusion）的理論，認為此種變化乃逐字擴散，它之所以未能擴及所有的辭彙乃是由於另外發生-r 與-l 尾消失或變成 -i 的變化，遂造成所謂的「殘餘」（residue）。至於切韻系韻書採集各種讀音，並未指明何

種讀音來自何種方言，讀音不一致的情形是難免會發生的。第二點正足於證明上古漢語有不同的方言存在，在某種方言中「旂」字發生了 *gjəl > gjən 的變化，所以在詩采菽中與「芹」 *gjən 押韻，在小雅庭燎中與晨 *djən 押韻，但在另一種方言中，原來與它同音的「頤」字卻仍然保存 *gjəl 音，因而在詩碩人中與「衣」 *jəl、「妻」 *tshjil 押韻，同樣的，「西」在桑柔詩的方言裡發生了 *sil > sin 的變化，

*可是在六月詩的方言裡則仍讀 *sil 音（參看漢藏同源詞例 1，漢：洒 *sil，藏：bsil）。至於第三點，高本漢認為最不利於「方言鼻化說」的，如果改採本文主張的「流音鼻化說」，困難便可以完全消除（「鮮」 *sjan 與「泚」 *tshjig，一個屬元部，一個屬支部，無論採何種擬音都不易說通，姑且不論），「山」 *srian（或 *rsian）與「歸」 *kjawər，「冠」 *kuan 與「衣」 *jəl 的押韻，依本文的說法是由於發生「歸」 kwjər > kwən，「衣」 *jəl > jən 的方言變化，並非如「方言鼻化說」所主張是 -n 音變成了 -i 音，所以自然不發生什麼「儼」 *nan 不變為 *nai 的問題。依本文的說法是「左」 *tsar 變為 *tsan 而與「儼」 *nan 押韻的。

其實高氏反對「方言鼻化說」，他所反對的側重在「鼻化說」，而非反對上古漢語有方言存在，因為他說到最後仍然還說「必須要記得他們（指 -r 與 -n 的轉換）畢竟都是例外的，是不正常的押韻、諧聲和假借」（Karlgren 1934，原文 p.32；中譯本 pp.54-55），而所謂的例外的現象，合理的了解是指方言的現象。

本文討論到目前，在解釋「脂微歌」與「真文元」對轉時，爲了說明的方便，一律解釋爲「前者變化成後者」，但實際上是無法排除「後者仍保留在前者的階段」的可能性，例如「輝」 .xjweɪ 旂 .gjeɪ 與「晨」 .zjɛn 押韻，不只可以解釋爲在方言中「輝、旂」二字變成 -n 尾音，而得以押韻，如：

輝 *xwjən， 旂 *gjən : 晨 *djən

也可以解釋爲「晨」字還沒變成 -n 尾音，如：

輝 *xwjəl， 旂 *gjəl : 晨 *djəl

單從押韻的資料，無從判斷何者才是實際情形，必須參以其他各種資料才能正確判斷，例如，若能發現比較語言學上的證據，證明「晨」字是原來的 -n 尾字，並非來源於 -l 尾，則只有第一種解釋能夠成立，第二種可以完全排除，只可惜目前尚無資料作此確認。

從比較語言學的證據，斷定某一 -n 尾字來自 -r 尾，仍然無法確認由該聲符所構成的形聲字全部來源於 -r 尾，例如我們不能因爲證明「難」字原來收 -r 尾（參看

例 34)，便斷定從「難」得聲的形聲字全部曾收-r尾，因為我們並不知道這些字是何時、何地所造，如果在造形聲字時，-r音已變化成-n音，原來是-n尾的字可以混進-r尾形聲系列。

但另一方面，如果一個形聲字是 -r 起源的，可以確定它的聲符也是-r尾字。例如：我們已確知「痺」字收-r尾（參看例 30），可以推知「單」必定是-r尾字，從「單」得聲的「𩇛」字徒何切（依高本漢有二讀）便是由此而來。

從漢藏比較語言學的證據來看，同一諧聲系列中，收-r尾的與收-l尾的紛然雜陳，其例如下：

-r			-l		
分	粉	*piər, 翁*phjər, 玢*pjər	分	*pjəl, 𩇛*bjəl, 貧*bjəl	
可	何	*gar	河	*gal, 荷	*gal
干	竿	*kar	干	*kal, 𩇛*xal, 肝	*kal
緩	緩	*gwar	援	*gwrjal	
𩇛	𩇛	*tshar	餐	*tshal	
先	銑	*siər	洗	*siəl	

由上表看來，我們在同一系列的形聲字下，即使知道這是流音韻尾字也無法分出-r系列字與-l系列字來。-r與-l的混用，在造字用字講求實用的背景下出現，是一點也不奇怪的，在文字應用上假借字往往與本字不同音，也是由於同樣的理由。

在押韻方面，-r與-l原則上是不應該混同的，-r與-l雖然在語音上有不少共同的徵性（feature），然而在語言中既然代表不同的音位，在語言使用者的心目中應該是有所不同，應該區別的，但是如果嘗試要在詩韻中分出-r尾與-l尾，恐怕不很樂觀，因為韻腳的歸納必須利用系聯的方法，如果有例外的-r、-l押韻出現，就會產生誤導的效果。

語言同源關係，董同龢先生（1948，pp. 53-54）似乎最不信任，故在他引用楊樹達古音對轉的研究時，還把它略去，其實這是最需要精確的，押韻與諧聲字可因音近而發生，同源字卻不能只因音近而同源。高本漢在提出-r尾說以後，仍然認為-r與-n尾例外的可以押韻、諧聲和假借，但面對同源問題的解釋就感到十分無力了。依本文提出的-l>-n與-r>-n的說法，像「飛」與「奮」、「佐」與「贊」等語詞，可以明確的認定是「同源異形字」，是同一語源，經由不同的方言演變而留傳下來的。